

標題：學生都在用AI寫論文怎麼辦？——歷史學教學的挑戰與對策

【本文內容改寫自2025年演講〈學生都在用AI寫論文怎麼辦？危機還是轉機？〉，經重新整理與補充後發表。】

前言：從代寫疑雲到制度轉機

生成式AI已從邊緣工具轉變為大學生寫作流程中的「新常態」。近年來，從ChatGPT到Claude等AI語言模型，無數學生已將它們納入作業與報告的準備流程中，有的甚至「完全代寫」。在我們作為教師與圖書館館員的觀察中，這股浪潮既令人憂心，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省思：「學生究竟學到了什麼？我們該怎麼教？」

歷史學作為強調史料查證、論證架構與詮釋深度的學科，在面對AI所帶來的標準化、模糊化與幻覺式（hallucination）生成文本時，特別容易暴露出其侷限與風險。但同時，它也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教育過程中那些未曾被細緻檢視的環節。

以下五章內容，結合國內外具體案例與教學現場的經驗，逐步拆解歷史學教學在AI時代所面對的挑戰，並嘗試提出具可行性的因應之道。

一、AI代寫的氾濫：從真實案例看現場焦慮

2024年中山大學葉高華老師無意間發現，有學生在論文中引用了他根本未曾寫過的文章。追查下來，竟是學生透過AI生成「假文獻」，格式與風格看似完美，卻無從查證。這起事件隨即在學界引發廣泛討論：教師是否應加強AI素養？學生是否應為引用內容負責？甚至連導師是否要「連坐」都成為熱議焦點。

這並非孤例。在美國，UCLA學生在畢業典禮上高調炫耀「我用AI寫完期末報告，照樣畢業」，而教師處分學生反遭家長控告的情節也時有所聞。更嚴重的是，誠實的學生被AI檢測誤判為AI寫作，淪為無法自證清白的「受害者」。

這些案例警示我們，AI在寫作現場的介入，已不再是「是否使用」的問題，而是「如何因應」的迫切挑戰。

二、歷史學寫作的特質：為什麼我們特別需要小心？

AI生成內容的語言流暢，結構完整，甚至連註腳都「模擬」得頗為自然。但歷史學論文要求的不僅是形式，而是對史料真偽的查證、文本脈絡的解讀、詮釋觀點的建立。這些核心能力，AI目前尚無法模擬。

AI特別容易在歷史主題出現「幻覺」，原因之一是史料的斷裂與語境的複雜。舉例來說，我曾請學生嘗試讓ChatGPT總結一篇關於清代法律制度的研究文章，

結果它引述了兩條從未存在的清律條文，還附上看似正規的文獻出處。學生若未具備查證能力，極容易誤信其真。

此外，歷史系教師經常要求學生撰寫摘要、綜述、或研究動向評析，這些正是AI生成最「拿手」的類型，也因此更難辨識真偽。這要求教師必須重新設計出題與評分方式，才能保持學術訓練的嚴謹性。

三、全面禁止可行嗎？——從教學現場的四重觀察說起

有不少教師主張「全面禁止AI使用」，但實務上往往收效甚微。從四個角度看，禁止的策略難以為繼：

（一）學生觀點：學生並非全然無知，他們常常提出如「用AI潤稿算作弊嗎？」「用了要寫在註腳嗎？」等問題，反映出他們對規範模糊的焦慮。這些問題也顯示，多數學生已經使用AI，只是還不清楚應如何「正確地用」。

（二）教育政策背景：從2018年起，教育部即鼓勵中小學引入AI教學。美國多所大學（如UCLA）也已提供企業版ChatGPT帳號給全校師生。未來的學生將是從小習慣用AI的世代，若教師對AI不熟悉，將更難判斷學生寫作的真偽。

（三）教師的準備：我們自己是否具備識別AI文本的能力？指導教授是否應該「幫忙」學生查註腳的真偽？在AI介入後，教師的角色必須重新定位。

（四）歷史的借鏡：網路、資料庫、數位人文工具在1990年代同樣曾遭到質疑，但最終我們並未因此拋棄深度閱讀，而是學會整合新舊工具。AI也將循此路徑，無法被禁止，只能被引導。

四、制定規範與設計作業：六項實務建議

正因為禁止無效，我們才需要更具體的引導。根據我與多位教師的交流經驗，以下六項對策值得嘗試：

（一）**課程內自行明訂規範**：例如明言「AI可用於潤稿與發想，但不可生成虛構史料或引用假文獻」，並在課綱與作業說明中具體註明違規處理方式。

（二）**設計歷程式評量**：透過逐步提交、草稿修訂、口頭報告等方式，降低代寫風險，並觀察學生的學習軌跡與思考深度。

（三）**加入AI協作任務**：如我與台大課程合作的性別史課題，讓學生指定AI處理史料摘要或翻譯，並撰寫反思，分析AI的利弊與誤差。

（四）**發展「合理使用清單」**：將研究流程細分（如發想、查資料、撰寫草稿、修辭潤飾），說明哪些階段可以合理使用AI，哪些應由學生親自完成。

（五）**鼓勵揭露與反思**：效仿國際期刊規範（如Springer, Elsevier），要求學生在致謝或註腳中說明AI使用情形，並負責其內容正確性。

（六）**強化圖書館的查證支援功能**：我們圖書館員可提供「AI無法生成的史料」清單、指導學生查找微縮資料、第一手史料與冷門書籍，重建資料素養與查證意識。

五、從AI危機看歷史學教育的可能轉向

與其說AI破壞了歷史學的訓練，不如說它揭露了我們在教學設計與學生寫作歷程中原本的空白。AI提醒我們：

- 學生是否真正理解文獻？
- 教師是否能清楚評量分析力與詮釋力？
- 教學是否只剩成品、而非歷程？

AI帶來的衝擊，逼使我們回到最根本的提問：歷史學教育的核心價值是什麼？我們希望培養的，是能思考、能查證、能對話的人，而非僅僅會產出「看起來像論文」的段落機器。

這正是歷史學教育在AI時代不可放棄的戰場。